

电视剧结局与红学研究何干

□ 江德斌(浙江职员)

新版《红楼梦》结局来看,和旧版有很大不同。新版结局活生生整了一出喜剧,红学家们并不买账。红学家西岭雪就认为,这完全是对红学研究的倒退。(7月11日《天府早报》)

看眼下的趋势,恍惚之间是恶评多过好评,基本上都是拿87版来说事。但在板砖齐飞时,却很少人想到,87版《红楼梦》拍摄之初面对压力之大,一点也不亚于新版。如今,新版红楼梦又受到红学家苛责,对剧情改编指指点点。然而这些令红学家不满的改编剧情,恰恰是红学研究至今都无定论的地方。既然没有统一论断,又拿啥去批驳改编情节呢?这本身就没有说服力。

《红楼梦》是部残缺之作,令无数人扼腕叹息,而在诸多续作之中,既有喜剧结尾,也有悲剧结局。87版乃是参考红学家的一种推论,拍出了贾府抄家、宝玉出家的悲剧。新版是在遵循高鹗续作的基础上,演绎出团圆结局。如果从考证角度看,两版本都不是原著的真实结局。且电视剧不用照搬原著,这是世所公认的。

谈论小说与电视剧之间的差别,没有多大意思。而在87版与新版之间做对比,也是无谓之举。时代不同,审美观不同,假如两个版本都一样,就没有重拍的必要了。面对不同的艺术,为何不能宽容些?多些颠覆空间,才会有更多的创新突破。

拿什么来抵御“天上人间”变相开业

□ 王传涛(山东教师)

北京警方近日表示,今后警方将打破区域管辖限制,各分局派出所可以跨区域打击黄赌毒,有效避免地方保护,杜绝人情关系。对此前查处的“天上人间”等多家娱乐场所,一律不得通过变更法人、名称重新开业。整顿期间,检查合格后方可营业。(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04版)

拿什么来抵御“天上人间”的变相开业呢?北京警方重点宣布了“3条铁规”:即不能向娱乐场所通风报信,不能为违法场所说情,不能办人情案。如有反映民警存在“吃、拿、卡、要”等违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肃处理。

笔者丝毫不怀疑警方的决心,只是,这“3条铁规”在《警察条令》中都有相关表述,这里也只是重申一下。那么,几年前我们也有《警察条令》,为何“天上人间”却曾长期无事呢?

“天上人间”存在了十余年,最终被打掉了,可这不等于是消除了滋生“天上人间”的土壤。前不久,重庆希尔顿饭店涉黄被查,却有曾在去年重庆打黑行动中立功的警察涉案。这确实警醒我们不断反思。运动式扫黄打非,可以成为让“天上人间”从“天上”掉到“人间”,可至于根治权色交易、权钱交易以及黄色产业现象,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常态化的法治氛围才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根本之道。

因思考而厚实 因发言而精彩

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u/1280948683 投稿邮箱:huaxiuiplingun@126.com

最牛民房“妾身未明”的尴尬

□ 本报评论员 李曉亮

小产权房的故事,剪不断理还乱,纠结多年。最近西安一处小产权房,再次引来关注:西安南郊北山门村在城中村集资建造了一栋23层的建筑,共有70套房,组织者称“建23层高楼是为解决村民住房问题”。这栋已接近竣工的楼房并无相关审批手续,被称为“最牛民房”。

“城中村”、“自建房”等关键词,闭着眼都能从这类新闻中提炼出来。这不是西安“最牛民房”的特性,而是城中村改造和小产权房管理绕不开的一个结。当然,此次这栋小产权房建筑,在审批立项、施工监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纰漏。甚至一直是“无人过问”状态——当然,两年间也有规划部门查过,但顶多看看了事。

可见,若说有问题也不光是牵头人、承建者的责任,相关部门也有监管不力之责。眼下,与房屋建设是否违规相比,质量是否过硬才更应关注。可悲的是,目前唯一能宽慰人心的,竟只有那句“正因没证,在质量上我们更要万无一失”。据说村长自己也住这里,希望质量真如他保证的那样万无一失。

关乎数十户人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拍胸脯说“口头包票”总显得轻飘飘。为何一栋23层建筑能长时间游离于常规楼市监管之外?恐怕,问题还出在小产权房的身份上——小产权房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尴尬状态。

目前仍有些非理性的商品房市场,不是所有工薪族都能有魄力入场一搏的,更别说城中村里那些底层民众了。他们抗风险能力更低,享受的社会保障系数又不高,但他们中不少人却还是会冒险钻一钻小产权房暧昧的政策空子。这是有点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意思,可与其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投机和“无赖”,不如说是透着艰辛与无奈。但凡有其他门路,谁会赶着买这即便在城中村里也相对并不便宜,还带些先天“残障”且无证照保证的房子呢?

如何处理违规违建的小产权房?北山门村村民自己都觉得“拆迁是早晚的事”,到时房子要么保留,要么得到一定补偿后被拆。但这种被拆与否,不应是小产权房的共同命运。

国土部前不久表示,要针对不同问题,予以不同处理,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考虑让其补齐手续后转为合法。据说还将出台进一步的通知予以说明。

而不论限于一时一域,从法律上讲,《土地管理法》也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按法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自然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土地等权利。这就等于承认农民可在其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处置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有些地方也默许这种权利。

法律总是不断完善的,因应现实需求,政策漏洞可渐渐修复。对于现行不合理之处,相关部门当有所醒悟,针对性做出改进。对于自建自住,无商业用途的小产权房,相关政策是否有重新定位的必要,相关部门需不需要广纳民意,寻求理性合理的解决之道,恐怕值得深思。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5版)

一个口号容不下城市万千气象

□ 陈方(资深评论员)

从合肥推出城市旅游口号“两个胖胖欢迎您”到宜春旅游政务网打出口号“一座叫春的城市”(目前已改为“一座春的城市”),网民们兴致勃勃地评选出了“中国十大雷人城市口号”,且榜单不断更新。从这些榜单中的城市口号中民众只能感受到“没有最雷,只有更雷”。(相关报道见前日本报10版)

政府部门花大力气推出的城市口号,本意是想浓缩发展方略、城市定位以及执政理念的。遗憾的是,重金塑造的城市口号要么极尽“夸张雷人”之能事,要么完全沦为“正确的废话”。重金之下的城市口号成了万能的填空题,即便是有着发展城市经营城市的美好初衷,可是纳税人的钱也不该这么毫无质量地花出去吧。网民的“解构”多多少少还带一丝娱乐恶搞的色彩,如果公民一脸严肃地与政府部门对话,那政府部门又该如何答复呢?总不能“不问结果,只讲初衷”吧?

如果一定要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口号”的带动,那么口号也

一定是基于城市精神而来的。著名学者斯宾格勒说过,“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什么?它综合凝聚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精神积淀、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以及市民素质等诸多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核心提炼与准确概括,并用恰当的表达语加以定位,才可能打造出贴切的城市口号。

而当下存在的这些城市口号为何沦为笑谈,用专家的话说,这些口号“要么因为一种行政惯性而显得很‘虚’,要么出于市场利益诉求而太‘实’”。这过“实”或过“虚”的极端化表现,严重伤害了城市精神的超越感和崇高感,又怎么可能体现出强大感召力呢?没有感召力,口号自然失去了存在意义,只能沦为被恶搞的工具。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讲究包装、设计、营销的时代,可是,城市的包装经营又绝不同于娱乐人物的包装经营,城市管理者

不是娱乐公司的明星经纪人。他们更应懂得,城市的特色在于多年的积淀,比如羊城广州、蓉城成都、泉城济南的这些特色“冠名”,比如过去“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的民谣,它们后面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人类活动痕迹。这些特质都不是重金所能购买的,而是通过传播逐渐被民间认可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反观现在的城市口号,处处散发着无处不在的功利和人工斧凿的痕迹,又怎能真正渗入民众内心呢?包装城市经营城市没有错,但必须遵循它的自身规律,不能速成。

当然,民间也会读城,但与官方读城视角有所不同。民间是用心解读,而官方有时是刻意塑造,那些征集城市口号的热情其实就是刻意塑造的表征。只可惜一不小心,在塑造的意识里反暴露了对自己所居城市的不自信或不符合实际的急功近利。那些心急火燎苦苦想不出好的城市口号的相关部门应该知道,中国城市气象万千,何苦人为将其浓缩于一个小小口号?

调控就难免有“阵痛”

□ 邓海建(江苏教师)

6月底,中央高层委托有关机构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进行楼市调研,并征求民间研究机构意见,以此更真实地了解目前政策对房产市场带来的影响,防止楼市调控对经济造成误伤,为制定下一阶段楼市调控政策做准备。(7月11日《上海证券报》)

眼下的楼市,量跌价滞是最真实的表情。时至年中,京沪深各地出现卖地难,有消息说,国资委近期通过约谈等方式授意房地产央企下半年在各自专注的领域加速扩张,在目前土地市场并不乐观的局面下,央企资金进入土地市场,无疑能加速土地成交,华丽“托市”;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代表的众多银行传递出微妙信号,对于市场最关注的二套房贷认定问题,各银行开始“适度宽松”,甚至三套房贷也已“解冻”,加上国家发改委的“专家”不断吹风,“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松动,但也不会再加码”,给市场传递出看空调控的信号。

在此背景之下,中央宏观调控“摸底”,防止楼市调控对经济造成误伤”的消息,有些令人诧异:一者,楼市松动还只是美好预期;二者,不少地方反宏观调控的解禁举措接二连三——相关方面何来“误伤”的忧虑?当然,理论上说,我们希望房价平稳理性地归位,然后宏观经济毫发无损,

最好还随之向好——但问题是,市场不是理想国,过往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策不对,而是患得患失之后执行乏力,或者执行到一半之后甩尾进行——民众呼声高一点就调一下,楼市撤梯多一点就歇一歇,宏观调控就成了“半吊子工程”。

楼市宏观调控需要关注的要素很多:譬如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再譬如房地产业带动着相关数十个相关行业,各地土地交易不活跃,也使地方债务问题凸显……但问题是,楼市调控,已到一关键性节点,“继续调还是打道回府”,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楼市宏观调控千头万绪,到了这个节骨眼,要厘清一个常识:任何宏观调控,都有成本收益的考量,无本万利或一本万利的买卖只是空想。经济要发展,楼市要淡定,需要经历一个“阵痛期”,房价的回归需降价、降价必然会伤及某些利益群体——这是绕不开的坎儿。

我们可以选择“误伤”最小的宏观调控方式,但别指望毫无“误伤”的楼市调控——这就好比热闻的减肥,所谓不运动不节食的减肥法,注定不靠谱。

“不闯红灯”何须受奖

□ 欧木华(湖北医生)

7月10日,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展的遵守交通法规奖励活动正式启动,6名不闯红灯的市民,成为第一批幸运者,分别获得500元的奖励。(相关报道见日本报13版)

这样的奖励,让笔者感到难以理解:遵守交规是公民义务,何以变成一种值得褒奖的行为?如果不闯红灯值得奖励,那“系安全带驾车”与“不酒后驾车”是否也值得奖励?

奖励不闯红灯,有可能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能感染更多人”。但我很怀疑这种感染力能持续多久,起到感染作用的,到底是遵纪守法的行为本身,还是金钱的魅力?一旦10万元的奖励额度用完,闯红灯现象会不会“涛声依旧”?

从财政使用角度来看,纳税人的钱可以用来褒奖“不闯红灯”、“不乱扔垃圾”等底线行为吗?一个社会,如果连基本的行为规范,都要动用财政资金来给予奖励,无疑会让财政资金使用变得毫无规范、缺少约束。投入10万元来奖励不闯红灯,缺乏正当性,这和动用财政资金奖励不腐败的官员一样滑稽。

人性化执法思路是正确的,但不能谬赏,否则,有可能冲击基本道德底线。金钱也不是解决执法难题的王牌,过分强调金钱的激励作用,可能适得其反。总之,笔者以为,家长对于不懂事的孩子,可以这样地奖励——不闯红灯,不随地吐痰,就奖颗糖。但对成人社会也这样奖励,就有些荒唐了。

霍金奇思怪想的启示

□ 刘克梅(河南职员)

著名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用电脑动画的形式揭示了人类“外星邻居”的生存状态。他设想了5种不同星球的外星生物。

在霍金的宇宙中,火星、月球等地行星上生活着两只脚的食草动物。它们能利用吸尘器般的巨型嘴巴从岩石的缝隙中吸食食物。类地行星上还存在类似蜥蜴的食肉动物,双方偶尔爆发猎食大战。霍金认为,气态星球上可能存在水母状的巨型浮游生物,它们像吹胀的小型飞艇那样漂在气体中,以吸收闪电的能量为生。(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6版)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对霍金的这些设想嗤之以鼻,我却很欣赏这种“异端思维”。有些天才论调,总是异于常人。比如,达尔文提及时常对动物、植物发表“说法”,被认为不正常;法国数学家天才卡尔·埃尔米特中学时代也曾声称:“数学课本就是一堆垃圾,数学考得好的,都是些二流头脑的人,只知道搬砖运垃圾。”

科学虽需严谨的科学论证,但这种论证有时就是建立在大胆想象、颠覆传统之上的。看看人们探索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也离不开想象。比如海王星的发现,就建立在推测和想象基础上。后来天文观测证明了这一点。就算霍金的想象有点荒诞,这又有什么用呢?只要这是霍金发自内心的想法,就该得到尊重。毕竟,科学领域中的一些怪诞另类想法,却可能带来开拓性的发展。

从网民反应看,这事如发生在国内,恐怕当事人将承受巨大的生活和科研压力。因为虽然我们一直呼唤创新思维,可多数人思维却仍非常保守、僵化,不敢有丝毫越位。这已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比如一项对6个城市的最新调查显示,上海教师的包容性堪忧,对学生奇思怪想的容忍度排在最后。在这种背景下,将奇思怪想“妖魔化”也就很自然了。

在整齐划一的教条束缚下,标新立异的另类想法可能受到忽视甚至打压。比如我们惯用的教育评价语言,“这个孩子太活跃了”、“鬼点子多”等,都暗含了一点儿批评和歧视味道,而少有赏识和欣慰的意识。中国青少年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奖,成人后却“混然众人矣”,与“奇思怪想”思维的退化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连教育对想象力都失去了判断和赏识能力——“雪化了,变成了春天”竟被判为病句。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但愿我们不要仅仅将霍金的预言当作一次玩笑,而当成一把钥匙,激活我们的奇思怪想,给创造性思维带来巨能量。

本版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版热点评论与本报与新浪每日评论共同关注
http://news.sina.com.cn/opinion/index.shtml



地面40℃高温 奋战“巨龙”



头顶烈日,脚踩热浪,工人每天要饮10多升水



一片片巨梁被安装在预制好的桥墩上,如同巨龙贴地潜行

是正在修建的成绵(阳)乐(山)客运专线。公路旁,宛若一条巨龙一直伸向远方,这就从青白江、广汉……一个个桥墩竖立在龙谭寺出发,沿蜀龙大道过新都,再往



吊装桥梁的吊车安装了56个直径约2米的巨型车轮,中午停工时车轮后就成了工人们躲避烈日的好地方

8日下午,太阳炙烤着成都平原,在成绵乐客运专线毗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顶着烈日施工。水泥墩上的地面温度高达40℃左右,在大桥的桥面,运梁机和架桥机不断发出轰鸣声,一片高达近700吨的梁正在慢慢放上桥墩。

距离大桥10多米远处就是一个制梁场,数十个巨大的梁箱已经制作好,一排排整齐地安放在空地上。罗师傅是中铁十四局的一名施工人员,他的主要工作是焊接梁箱的钢架。

此时,他满面汗水,背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打湿了一大片。“这两天气

温还不算高,得抓紧时间焊接,工期比较紧。”趁着说话的间隙,罗师傅从旁边的桶里舀起一瓢冷开水,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罗师傅的老家在山东,1年前随施工项目部来到了成绵乐工地上,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施工任务,他和其他工友每天都在上班,遇上节假日也只能进行轮休,他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回老家了。

成绵乐客运专线2008年底开工,全线上万多名施工参与了铁路施工,全线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希望能早日完工,以后大家坐车方便了,这才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罗师傅说,作为一个铁路施工人员,铁路修好以后,火车驰骋在铁轨上,旅客们高高兴兴乘坐火车,这让他有一种成就感。

成绵乐客运专线,是四川省第一条城际高铁,全线50%左右的路段为桥梁隧道。因此,架梁和修隧道是一项重要工程。目前,沿线桥墩大部分已经浇筑完,预计明年下半年可以开始铺轨,2012年完工并投入运营。

记者 王伟 摄影 谭斌



巨梁安装前工人在进行最后的详细检查



焊接桥梁钢架的工人每天要穿厚重的防护装备